

# 珍惜纯真岁月 让友谊地久天长

南建林（结71班）



南建林，山西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学士（1992）、硕士（1994），1994年进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2009年获得同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理事、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预应力专业委员会和建筑维护与改造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混凝土结构理论的研究和工程应用，主编或参编多本国家及行业标准，发表论文40余篇。

望着这张没有任何修饰的照片，眼光不自觉地开始搜寻，仿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太多需要去读取的美好记忆。安静、清纯的一方水土，有了我们结71班同学的相聚。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你们是否安好？

五年的大学生活是丰富的，在每天早早去占座位的课堂上、在自习教室里、在宿舍熄灯后的空中卧谈会中、在骑着破旧自行车逛北京城和登八达岭的路上、在89年春夏炽热奔放的行进中、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在校园里的学习思考和毕业后的创业磨练，终于脱茧化蝶，亲手创立的华旗资讯已经成为了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仍在本专业耕耘的同学们凭借在清华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也都在各大院、房产公司等单位挑起重担，秉承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不断塑造着建筑精品。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苍惶的眼等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的斜/人和人互相在街上道再见/你说你清纯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听着这首《青春无悔》，眼光停留在班级毕业合影中劲松和黄宇紧挨在一起，还有同一排的泽伟，想起23号宿舍里经常聚在一起的那几把吉他和一帮富有才情的懵懂少年聚在一起的自由宣泄。从李宗盛到童安格，从齐秦到姜育恒，无论是吉他伴奏下单声吟唱那些抒情小调，抑或一帮兄弟聚在一起扯着嗓子吼崔健的摇滚歌曲，都给倾情演唱者和倾听者带来多少难以忘怀的欢乐。记不清哪位同学还特地录下了毕业前的一场自由音乐会，在2007年9月结71班聚会时东晖班长特别刻制了珍藏版CD，这大概是大家所听过的最原生态的音乐了。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诉说了我们青涩的爱恋之情，写意了我们求学的任重道远，描绘出我们历经的浓重风情。记得香港成功商人陈玉书的“商旅生涯不是梦”曾经是富有商业头脑的冯军的床头读物，有句话说

命中注定有缘相聚，我和林振中、张林杰的名字都有共同的“林”，这个字经常将我们三人捆在了一起，尤其是在热闹的“敲三家”中所向披靡，展现出高度的默契和专业水准。可惜毕业后“三林公司”成员分布在三地，始终没有组建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作为我们这个班级的家长，第一任班主任陈茂盛老师和最后一任班主任石裕翔老师大概是印象最深的了，石老师曾教我们单厂设计这门课，她既是老师，更像是和蔼可亲的一位母亲，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她的每一个孩子，帮大家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我相信她亲切的笑容和声音已经深深印在每位同学的脑海中。五年的同窗生活，在老师的培育下，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真挚纯洁的友谊。

很喜欢惜缘这两个字。人与人相识是多么的不容易，如若有缘相处更是极其珍贵。毕业前有一张合影，结71同学穿着的白色T恤衫上印着不同花色的三张扑克牌“J”“7”“A”，这件极具创意的T恤衫和“结71”这三个字相信会永远留在这个集体每个人的心中而且永远让我们感到那种真诚、质朴的情谊。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创造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体味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品尝人生的苦、辣、酸、甜之后才发觉：让我们最难以忘怀和割舍不掉的依旧是那份师生情、同学情。这份情谊像二十年前酿就的美酒，纯香醉人；如同当年反复唱过的歌曲，悠远而回味无穷。多少欢笑、多少故事、多少校园里的往事间或出现在你我的梦

里，分手时的相互嘱托，站台上的挥手告别也常闪现在我们眼前，耳旁再次响起校园时喜欢用口琴吹奏的那段老歌：“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友谊万岁/朋友/友谊万岁/举杯痛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相信读过这句话的人心中都会生出几许暖意，像是祝福，又像是对所爱之人的一声温和的叮咛。亲爱的同学们，青春初识的感动令人怀念，时光沉淀的故事扰动情怀，锦上添花的奋斗一路同歌。以“珍惜纯真岁月，让友谊地久天长”与大家共勉，祝我们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健康幸福，祝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之旅永远充满阳光。

## 吃在清华

吴松青（水资7）



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刚入大学还在长身体的年轻学生，虽然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对于“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感觉还是特别强烈的。

可能是从小在穷乡僻壤长大，我对能不能吃饱、能不能吃好特别在

意，作为一个年轻人，真是太低级趣味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到清华报到的第一天中午，肚子咕咕叫了，我从13号楼宿舍出来，问了一下同学，就去食堂（后来知道它是所谓的教工食堂）打饭。呵，果然不同凡响，大学的食堂居然有两层！看到一层排队的人较多，我就上了二层，菜真香，我要了份鱼香肉丝，要8毛！我中学食堂最贵的菜才2毛，这给了个下马威，看来京城居之不易也。不过话说回来，那个鱼香肉丝味道真好，25年过去了，印象还是那么深。

随着对校园的熟悉，清华食堂的分布情况及各自的特色也基本摸清了。清华食堂确实多，当时已经编到10号了，不久在我们系宿舍楼的后面

吴松青，江西人，清华大学工学学士（1992），现任职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